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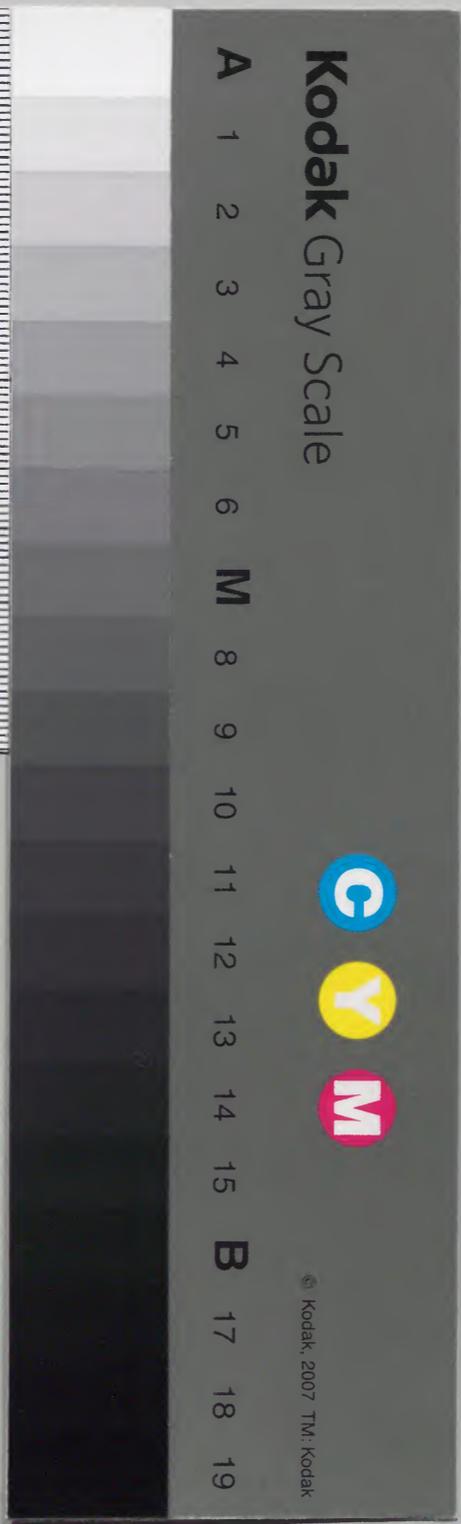
武經七書類註

李衛公

尉繚子上

六之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26
冊數	6 (3)
函號	299 219



新鐫武經七書類註卷之六

李衛公

師

古吳

徐石麟虞求氏

鑒定

臨川

黃華暘暄伯父

類註

同邑

曾亨應子家父

輯箋

唐李問對

卷上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

正兵二字是
衛公一生夢
問正當處

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之法深也。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

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神武，非學而能。臣按兵

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

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

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

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

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

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

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

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

此輩看其
誣項在託
右奇前向為
正及利則誘
之等語

英雄豪傑，
見略同，是暗
合意。

此言兵之溪却安得渠謂之奇即後却中必有真敗佯敗之分

人之用兵有正變為奇變為正其中必有天意存焉

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古軍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

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已五而敵

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畧耳唯孫武云戰

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

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

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各

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耳教

閱既成眾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

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

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

分字認得極有分曉分合為變句只在陳法上論非以用兵言

形人而我無形是孫子一生妙訣唯衛

公能知之故
往、稱引其
說

即取曹公之
言折曹公

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用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為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

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

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

合所出。唯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

起若何。靖曰臣請畧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

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

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

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

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太宗曰卿舅韓擒武嘗

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

正之極。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

臨陳出奇攻其不意安可謂非變法但如此章云是謂平時未有妙策而徒取必于臨陳者耳若謂臨陣出奇攻人不意不為變法則亦法何在

太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

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

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苦謝玄之破符堅。非謝玄

之善也。乃符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

之。曰。符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符堅載記曰。秦諸

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

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

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夫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

難乎。臣故曰。無術焉。符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

多筭勝少筭。有以知少筭勝無筭。凡事皆然。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謂

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辭。云四

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奇餘零也。因此奇機。臣愚

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

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

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

太宗問黃帝
陳法而靖對
以即諸葛君
八行陳者也

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也。可守不可戰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戰不可守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其妙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

黃帝陣法

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鬪亂而

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

復而為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

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閫闥。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

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

戡。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

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師，以成武

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眾。周司馬法本太公

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

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

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

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

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耳。靖再拜曰：陛下

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愧昔賢也。臣請言管仲

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為三軍。五家為軌，故五人為

伍。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

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為

軍。亦由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

得太公之遺法。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

太公兵法實
修乎黃帝

管仲又修太
公兵法

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為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曰：漢

張良韓信序次

三十五家，今失其什，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

太宗問意在
務多衛公答
意在務簡

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為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艷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

兵制之淺即問及兵車

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

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備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

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再詳周制。

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

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

則與周制同矣。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駁車為行。亦

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

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

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

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

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

凡百人。與兵十萬。用車千乘。輕車二千。此大率。荀吳

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

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類多倣此。

此指楚人乘廣之法。其人數比周加多。

前言用車此言駁車

衛舒舍車乃是度人度勢而然不是好守故衛公曰法在其中

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堠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番落

此論全安番漢之道

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

此章以後是說中教閱

靖曰。武侯有所激云耳。臣按孫子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散。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爲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於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爲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太

宗曰。番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爲強弩將。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乎速。闔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衆。衆不能

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社爾。及執矢思力。契苾何力。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蕃情逆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笑曰。蕃人皆為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高麗數侵註

高麗新羅

東夷二國名

蓋蘇文

高麗逆臣

突厥

西夷

馬隆

晉名將討涼州

能平之 樹機

偏箱鹿角

皆車名。偏箱大鹿角小。

地廣三句

地廣平則用鹿角小

車為營而軍居中路狹隘則為木屋。施於車上。因以為居。且戰且推而前。人力一則前拒敵人。一則約束部伍。三者更相為用。

朕破宋老生註

義師少却

倡義之師少。有退却也。

建成

唐太宗兄名。右軍其所統者。

霍去病

漢武帝時將。

奇正素分註

曹公曹操也已二敵一已有二軍而敵止一軍則以一軍為正兵一軍為奇兵

術猶言二形人謂作人之標榜

分合為變註

分合陳法也吳術吳起兵法勿罰佯比以誘敵而勿加罰觀敵二句觀敵將之取舍進退

又一敵卒坐起之法不追有謀敵見我軍奔北而不來追是敵有謀

且勿擊之勿疑敵若悉眾追我北軍而行上縱橫不

古人臨陳出奇註

謝玄晉謝安之侄淝水之戰玄為前鋒破符堅百萬之師慕容垂燕人歸秦為冠軍將軍

陷害也

黃帝兵法註

四為正天地風雲四陣為四正四為奇龍虎鳥蛇四陣為四奇握機其餘

四奇之外凡奇零之兵皆輔國之良陣數有九外有

大將握之居中運用焉輔輔也陣數有九四正

四奇合中皆取準中心零者大將統之而四面陳間

隊間大陣之間又容小隊以前為後敵若擊吾之尾

以後為前不拘一定之法左右亦然速奔遠走前後四軍轉陣之間雖

處即為首皆救敵若衝吾陣中起五終八起布陣之數

武經七書

為伍而終於四孔明用石一縱一橫布為縱橫八行八行陣法於魚腹平沙之

正四奇為八面上若黃帝所立九軍方陣之法即此八行圖也但孔

明變方陣為縱橫耳八行方陣即旗號天陣地陣以旌旗

所陳間容陳四頭八尾者也有是形故號之

藩名風陳雲陳以藩麾隊伍龍虎鳥蛇陳者以隊伍

之別故因有是形故名之丘井八家為一井十

以別之六井為一丘五為陳法以前後左

為布陳之法以四隅虛其中五句處大將握而居之

為空虛不用之地而四面諸部之軍皆連屬環繞

於外無有斷闕是分八陣也繕其法修明黃戎車

輶輛一車伐以擊管樂管仲三分謂兩民五家為軌

二句治民以五家為一軌矣故十軌為里治民以五

里矣故治兵亦以四里為連治民以二百家為一連

五十人為小戎矣故治兵亦以二百人

為一十連為鄉治民以二千家為一鄉矣故

卒一師治民以萬家為一師矣故一師一旅一師分五旅

師治兵亦以萬人為一軍一師一旅一師分五旅

權謀權變形勢地利陰陽孤虛技巧攻守順時要神

乃順其時以講武而又要之成成康穆穆朝會因

以神謂是乃獵之以將神成成康穆穆朝會因

假之因之假朝會之名因

春秋楚子註

楚子楚莊二廣廣車名二廣是左右二車右廣鷄鳴

武經七書李衛公卷六十四富西堂

百官象物二句

天子有事升車百官皆象其物類而動不可妄動軍政不待戒令而自脩

預備楚子乘廣三句

楚子乘廣之法每廣用車二十乘左右二廣共計車四十乘又

每廣有一乘必有一卒計用甲士百人維備不然止一卒而兩分之耳故曰

則中分一半而足矣所以楚子車法不用簡而用廣也廣與備皆車名但廣大而備小耳一卒非一人以

小人曰軍行右轅四句

凡軍之行在車之右者必挾法矣則非其卒之多何以供戰乎故荀吳伐狄二句

挾轅而戰必用人多皆周之制也荀吳伐狄二句

春秋語晉荀吳以車師伐狄魏舒以狄徒衆而我車多其地又阨故人荀吳舍車而徒行守車

輜重炊子用供守裝廐養用養樵汲樵薪攻守

攻車守車二乘輕重二千各一千僕射官名每隊中必率

長將吏二人

一正一副跳盪今所稱跳盪戰鋒隊人所

稱戰鋒隊即古之步卒騎卒相半者也駐隊今所稱駐隊即古之

太宗幸靈州註

阿史那社爾突厥可汗之子姓阿史那薛延陀別種

鐵勒亦匈奴遺種置漢官願為內屬請立漢官治之

諸葛亮言有制之兵註

權任暫時任使也纂以圖者纂集而并繪之以圖

番兵惟勁馬奔衝註

自然任勢此理之自然番漢各任其勢之便利而已先形之三句先示之番漢之

武系類言

形使敵人從之。我却變其形。而與戰。使即奇正相生之術。

近契丹奚皆內

契丹奚

契丹與部皆內

松漠饒樂安北

皆地名

都護

府名

臣知兵

阿史那何力

爾與執矢思力契苾皆番臣知兵法者

新鐫武經七書類註卷之七

李衛公

師

古吳

徐石棋虞求氏

鑒定

臨川

黃華賜暉伯父

類註

新建

熊人霖伯甘父

輯箋

唐李問對

卷中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背實擊虛。及其臨陣。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如何。嗚呼。言非。

武經七書

李衛公卷七

富西堂

為將必先識
奇正方能識
虛實是學問
之本末處

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為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

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爾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鬪若我恩信撫之衣食

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番情者使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

以漢將取番
兵守邊而供
漢卒于內地
以省饋糧

備告諸將是
欲人尽知兵
也

軍衆禁擾
唯教習乃有
法分三考結伍

卒出焉。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何如。靖曰：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畧言其槩爾。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非治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陳敵，今教以何道為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為

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為陣圖，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備後伍。又司馬法曰：伍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為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

此法今別重
法騎法也

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總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為二正。而三十人。分為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為伍。十伍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六花陣法本
八陣來以此
知前人作法
後人因焉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爾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對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

方圓取義原
是武侯舊法

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手。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棋於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

益地之中又
設節制

銖稱鎰皆起於量度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陣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陣，一部受敵，餘步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

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卽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

樂舞之中又
寓軍容

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若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為破陣樂舞。唯卿以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軍中以旗為招。以角為號。此二物是軍中要妙。

合散得熟乃具代。

太宗曰。方色五旗為正。乎。旛麾折衝為奇。乎。分合為變。其隊數曷為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三。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

陣法之外即及騎隊。

車為笨物。轉運極難。獨騎力輕。而便可以驟往。驟來。凌可向前。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為三類。爾。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

可向後如投
梭然故曰三

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
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
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
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
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
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一
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為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
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徒哉。或潛九地。或動九

天。其知如神。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太宗曰。太

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

靖曰。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

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

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武王

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眾。此

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

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

為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常教

武經七書
此言六花陣登地。教兵之法。
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

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陣

如何靖曰木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

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

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尅之義其實

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太宗曰李勣言牝牡

方圓伏兵法古有是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

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

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

蠡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

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六之

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

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

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

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

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

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太宗曰四獸之陣又以商

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

太宗問此
方圓伏五
請止對牝牡
伏而不及方
圓其以方圓
見前五行陣
乎

存之可憐
之大道理

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罰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

仁人之言

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

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籍偽臣家。以賞士卒。卿

于濟事則欲
先愛而後威
于御賊必本
推誠而布赤
如何人心不
為回信乎

獨不從以謂蒯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
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
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
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為惡。豈不豫慮哉。臣
頃討突厥。總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
一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
不次之位。若於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擊而敗之。人言卿以儉
為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有事

若爾小義而
而大患是煩
仁也。何益于
君

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去大
患。不顧小義也。人謂儉為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
間。最為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
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
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織
人所為乎。周公大義滅親。况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
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

百姓貧。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二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為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於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爾。非攻戰所。施也。

朕觀諸兵書註

備實

即避實也

策之

以揆度言

作之

以誘引言

形之

以比擬言

角之

以闕勝言

安能致之

致作制

朕置瑤池都督註

瑤池安西

皆地名

隸

屬也

射獵不生

不生五谷日事射獵以膳生也

戍卒

斯得其前進段各隊前進亦必以五十步為節若聽
過半矣前進段吹角一聲使諸隊皆分散而立然亦
不過十步之內而止至聽第四角聲則不復散立諸
兵皆各籠其所執之鎗蹲跪而坐以觀動靜及見敵
勢之成於是鼓之大作諸兵皆起三次呼噪三次擊
刺然亦只去敵三十步至五十步以控制敵之變動
云耳敢妄有馬軍從背出馬軍雖從陣背而後出亦
所擊殺乎馬軍從背出以去敵軍五十步為節而
於臨戰時又更加節制止前用正兵後用奇兵以觀
敵人虛實何如及知其虛矣於是再鼓之則前奇變
為正後正變為奇復以計邀敵之來
我因伺其隙而擣其虛不恰中乎

曹公新書云註

表柱破陣樂舞太宗所製破陣樂名乃七德舞

方色五旗註

方色五旗四句五方每各一其色今布之為旗者亦止各用其本色是其方不變而其色

亦不變色不變而旗亦不變毋乃為用正乎幡麾二物雖亦旗屬然曲折衝突惟其所之何奇幻乃爾毋乃為用奇乎又均一隊數也變態宜止分合為一凡端乃又云分合皆為變態則其隊數何者為得宜

三隊合段軍之分合以旗為號欲令三隊合為一則旗相倚而不交接欲五隊合為一則令兩

旗相交為號欲十隊合為一則令五旗相交為號吹角段有合則有分故又

其旗五交之旗開則前十隊之合為一者復散而為十二交之旗開則前五隊之合為一者復散而為一

兵散二句兵當分散之時則以散為正而合為奇當合聚之時則以合為正而散為奇

曹公有戰騎註

車徒教正二句車徒不易轉運故當教以正兵據曹騎隊易于前衝故當教以奇兵

公段 據曹公用騎之法以前後中分為三覆輾轉不
言左右兩廂者舉前後中以見其餘也後人不
解三覆之義遂以戰騎必先於陷騎
遊騎拘泥如此何可以用之者哉

車步騎註

先偏後伍 先偏車而後步 車步稱之四句

以車步騎
法

而用之變化存乎其人 地方六百步三句

陣勢雖隨
地可結然

敵不能測其所自矣 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方是陣基又所立之表
必合上天十二星辰期與天應十二辰即玄枵星紀

類畫地方八句

謂畫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又進之
而為一千二百步者則地形象方故

今特為此以開方之形也既開此方之形豈唯大局
為然哉每見部曲雖多各占地形二十步之方恰與
地合至其用人亦如之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
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無可處特分五方空地四處

處之所謂陣間

一為管法二句

以一陣為下營之法
以五陣分金木水火

土而為方圓曲直鏡

因五方色

因五方青黃赤白
黑之五色而立名

地形

因地方形勢不同
故預習之以待用

兵形象水二句

水因地高下
而制流兵亦

因地形方圓曲直銳而

後則用陰段

兵家以先為陽
以後為陰若敵

在陣此五行陣之旨也 後則用陰段 兵家以先為陽
以後為陰若敵
在先而吾居後必俟敵人之陽節竭盡吾軍之陰節
方盈之時乘其機而奪之此兵家用陰陽之微妙也

設右為牝段

牝為陰而設右隊之兵以為牝
牝為陽而設左隊之兵以為牡
早為陽而或順

天道以用早晏為陰而或順天道以用晏此則左右
早晏臨時制用不同惟在乎用奇用正之變化也

故形之者段

示敵以形者在奇不在正
擊敵取勝者
在正不在奇形敵用奇擊敵用正此謂

奇正相為四獸

龍虎鳥
蛇也

變化者也

嚴刑峻法註

威克二句

威勝乎愛，信其有濟矣。愛勝乎威，信其無功矣。

不刊

不可刊改也。

卿乎蕭銑諸將註

按行

按轡而行

楊干

魏絳所戮

莊賈

穰苴所斬

昔唐儉使突厥註

使突厥

昔唐儉出使突厥，將用說以行間也。衛公探知突厥解不設備，遂因而擊敗之。

不能

柔服

衛公料唐儉往說突厥，必不能柔服突厥之心。

兵貴為主註

潛涉不鼓

潛形涉水，不擊鼓而進。

鐵

蒺藜行馬

鐵蒺藜，以鐵爲之，如蒺藜形。行馬，卽木螳螂劍刃扶胥也。

七卷終

新鐫武經七書類註卷之八

李衛公

師

古吳

徐石麒虞求氏

鑒定

臨川

黃華陽贈伯父

類註

同邑

李茹春載

切父

輯箋

唐李問對

卷下

一家所說不同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

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

用衆在乎心，一心在乎禁，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

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釁而至，故安營據地便。

兵家唯因祥禍二事致疑，不知誤去多少，兵机所以。

往垂戒

乎人事而已。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宜叮嚀誡之。靖再拜謝曰：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誠也。陛下聖訓，臣宜宣告諸

允為將者，只為不知分聚，所以取敗。

將。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為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縻軍之謂乎？吳漢為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為萬代鑒。

代經

李衛公卷八

二

富西堂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

于孫子所言之外又悟相攻相守之法是胸中一團相變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請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

自古所恃以攻人者無如人心他無策即善守者亦然

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請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為亂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而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

攻是守之機
守是攻之策
此二語果是
勝策

論攻與守而
及心與氣可
謂入細之極
矣

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
 已。知彼。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
 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
 夫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智。
 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
 其然哉。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
 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
 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
 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
 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為君之道，小而言
 之為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
 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常臨陳，先料敵之心，
 與已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已
 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
 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
 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
 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
 斯須不敢失此誠。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

中氣之氣也
激厲得來
故堅如金石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氣。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鬪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眾。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為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鬪。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

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靖曰。為陛下計。

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何損。

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太宗曰。李勣若與長孫無忌。

共掌國政。他日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

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

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

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然也。陛下詢及臣。臣。

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

公以勣勸之
法告太宗似
涉詭道然御
人之術不得
不爾

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爾。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筋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

古重遣將故
將為效死不
貽君憂

籍。鄧寇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

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為後世法

將詭道二字認淨極透則陰陽術數太宗故廢之心與衛公欲存之心二事皆可見矣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者拘之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

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託神惟而破燕太公灼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折毀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

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

衛公行師重節制故以節制取人宜稱李勣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徐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今人唯于不戰必戰二氣

未明故當戰不戰不當戰反戰是以致敗

以敵有人無人決當戰不當戰

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被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

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
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
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
為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
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
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
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克知兵不能紀其實迹臣
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者靖曰臣嘗分三等使學者

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

至微至深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

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

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

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

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

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較

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

參修作用人
品三者俱無
不倫

武經七書
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才。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先繇下而及中。繇中而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不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為將者。不可妄傳也。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太公云以步兵註

禁祥去疑

禁妖祥之事。去狐疑之心。

便人事

凡便利于人事。如近水草依林木利驅逐。

宜戰守是也。

澗井陷隙

即孫子絕澗天井。天陷天隙之地。

牢羅

天牢天羅。

以德

守之四句

黃帝以德自守。以兵刑代人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生剋制旺之謂刑德也。

屯

分兵而屯。

分不分四句

當分而不分。是謂羈縻之軍。使不得展。當聚而不聚。是為孤危。

之旅便不得護。

攻守二事註

二其官

以官守倒置言。當攻反守。當守反攻也。

心不思妙

不思其妙用。

鼓作

爭鬪

鼓舞動作與人爭鬪。

其銳莫當

治其氣機使人人自欲。赴鬪則其銳莫當矣。

三鼓二句

如擊鼓三次。時雖持久而敵人之氣不為衰竭。亦安能必其晝而隋暮而歸哉。

武經七書

李衛公卷八

十

富西堂

敵所誘徒誦孫子空文而不識通變故或反為敵人所誘

卿嘗言李勣能兵法註

久可用否不知久後還可用否太子治治太子名言他日太子治即位若何御之

漢高祖能將將註

韓信彭越為韓報仇張良原為項羽滅韓報仇至於蕭曹段至於蕭何

曹參樊噲灌嬰悉由亡命歸漢漢高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如酈生之說行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國而去則漢祖雖有能將將之才良平輩豈為漢朝用哉臣故謂漢得天下全由張良借箸請促銷印之謀蕭何漕運關中奔王鄧禹寇寇越過翰輓不絕之功也

古者出師命將註

遣行二事告廟便宜二事

陰陽術數註

明將暗將明替之將不決乎此暗將之將拘泥于此宋武帝劉裕以往亡日起兵伐南

燕慕容田單守即逆取順行田單託怪逆而取之太公審勢順而行之總之

皆是腐草著枯骨龜臣前所謂四句不廢術數者欲存其幾括于未

萌之際而使人不識耳若其成功則在人事不在術數也

兩陳相臨註

晉師伐秦昔者晉趙質率師伐秦兩軍相及宜合逐戰矣乃各不欲戰軍已交緩不戰而退

奔不遠二句逐奔之兵不貴遠從御轡御馬轡體均縱緩之兵不貴及節

勢等

體段均齊形勢相等

不戰者在我二句

夫唯本不欲戰者此在我之心乃輕

浮放肆開我以必可戰之隙者其失皆在敵則即欲不戰其可得乎

兵法孰為最深註

道家忌三世為將段

言道家多忌三世為將者謂其殺戮太多為造物所忌故兵法

不可妄傳于人也然習兵之家既當有此等級則其法亦不可不傳于人也願卿其于諸臣中慎擇之

新鑄武經七書類注卷之九

尉繚子

師

古吳

徐石麒虞求氏

鑑定

臨川

黃華暘皚伯父

類注

貴溪

張鶚祥雲若父

輯箋

天官第一

天官凡瞻雲望日察氣觀星奇門遁甲皆是統屬於天故曰天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

繚子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

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

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

黃帝之刑德非時日之刑德

指人事以勝時日此論極

當即天時不
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也

又以黃帝收
結文法有四
頭處

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
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
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陣為絕地向阪陣為廢軍
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
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
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
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明日
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
官人事而已

註

刑德

天官書以剋制為刑以生旺為德

刑伐德守

黃帝立丘井以制兵刑戰涿鹿以彭

德威非時日生

魁之謂刑德也

豪士一謀

豪傑之士同城下

則取之矣

則為敵人心

楚將公

勝不可擊

古者謂彗柄在齊當

勝不

可擊彗星何知三句

彗星何足以知勝負哉即據以

先神先鬼四句

齊而我

當勝焉

先問之神先問之鬼不如先

稽我心之智是謂之天官者

不過盡我

人事而已

箋

背水陣段

背水者敵在吾前水在吾後也向阪者敵處其高我處其下也絕地廢軍謂隔之死

地有廢絕之形無生全之勢也。武王背濟水向山阪而勝紂者，以至仁伐至不仁，紂雖得天官之陣，何益於用？
彗星形如帚，光芒在
哉。彗倒上柄在下，故曰倒。

兵談第二

所談兵家之事，首在富國，次在強兵，故曰兵談。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遂於天，生於無，故開之，大不窺，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

治兵之要在富國

兵不輕起，七書一律，兵戒忿起，此為戰國時為

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夫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與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

兵勢雖異，皆能勝人

復原重兵，輕兵之勢

兵勢如

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
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
而去

註

稱地稱地廣狹稱人稱人多寡稱粟稱粟多寡戰勝二句戰者取勝于外備者

主守勝備相應三句勝之與備其機相應若符節之合者以其三者相稱無異故也

治兵者五句治兵之法秘密若藏地下幽邃若在天上一如天地之生於無者然惟秘邃如此故其開啓之也大用之不流

于輕窵小用之不待於恢張禁舍開塞禁謂抑其邪心舍謂釋其小過開謂啓其生養

之道塞謂杜其矯枉之風民流二句民有流移者必招來撫字之也

有未耕稼者發朝是不必出車也暴露也兵勝於朝廷兵之取勝在朝

廷之富不暴甲二句夫兵不暴甲而自勝於天下者主勝也若夫列陳而勝於疆場

者則是將兵起三句兵不可因忿怒而起也見敵之可勝則

止不起一日不待一日之久而便起兵下仿此上不制天三句即無天於

上無地於下無敵寬不激二句量必期于寬不可使人激而怒捺必期于

清不可使心狂不能謀也聾不能聽也目盲不能視也三悖即狂聾盲也

以率人亦羊腸路險也鋸齒山岫也緣山入谷透入

難也哉皆陣也重者二句重兵也重兵宜徐行故如山如林言其緩也如江如河言其盛

也輕者七句輕兵宜速進如火之炮如火之燔如垣之壓物不可避如雲之覆物不可逃令

尉繚子卷九

四

富酉堂

武經七書

人之聚不得以散謂合而不能分也散不得以聚謂分而不能合也謂左不能救右也右不能救左也以者能左右之謂也
兵如總木弩二句
大兵如總木弩機牙發角旋風上行而勢不可遏羊角者旋風也騰陵張膽三句
人人騰躍陵駕堂堂然決勝而往矣

箋

任地任地之法謂厚其壤以肥沃之通溝洫以灌既之勤其力以耘耔之

制談第三

錯論兵家行伍之制賞罰之制統馭之制農戰之制用賢之制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闔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闔覆軍

篇中制有二義前制字指後制字統經

制財用上說

世將不能禁固由威令不行去其身之先不勇也所以止曰世將

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拘失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眾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

武經七書

尉繚子卷九

五

富酉堂

禁四者惟在
明法會審法
制空賞罰耳

統馭有制則
可使三軍之
眾不相熾惡
矣

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陣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
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
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
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
將。以少誅眾。以弱誅強。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
眾。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國人
乎。夫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
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
臣之術。足使三軍之眾。為一死賊。莫敢當其前。莫能

能明禁令開
塞之制則可
以勝人矣

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
有提十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
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眾。
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
不及二十萬之眾。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
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
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
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
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為十萬。

○千。盛。國。無。益。○

言求助

此言國中之制不之

此申言隣國之兵無益

能其制而使民務農戰則國富兵強而天下無敵

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為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駉駉之馱彼駑馬鬻與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

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中國之制弊矣

註

陷行亂陳覆軍殺將

俱指敵人言陷敵人之行五下仿此

什伍十人爲什五人爲伍

爲偏列

十五乘爲偏五偏爲列

鼓鳴旗麾三句

鼓鳴旗麾之際先登城壘而殺

敵者未嘗非多力勇敢之士也當併力齊刃不徒先登與死也非多力勇敢之士也當併力齊刃不徒先登與死也

世將不能禁

是宜禁而將已鼓七句

將已鼓而進士卒互相喧

器。拘其矢折斷其矛抱戟在手不肯前進利向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先敗世之為將者不能禁止也

奇兵捐將二句設奇兵以誘敵乃捐棄將帥而走大衆亦隨之而走陵也絕也

犯也能使之前前作進音百人一卒三句百人統以一卒千人統以一司

馬萬人統也父不敢舍舍縱也法之所在父不敢縱之以狗父况

國人之必死必生期必於死與期必於生固不相侔也今國被患一段

今侯國被患者年居不能自強及有急乃徒以幣聘質子割地期得天下諸侯兵而為之助其時諸侯有

利其重賞假兵以助者但虛多實少即卒名十萬其實不過數萬耳又其兵來者非不號稱名將然無不

謂其將曰須自重無以為不勇在人下便先戰此固其君之戒詞如是也乃其實戰本危事又不審虛實

如何可得量吾境內段經制境內之民使之衣食于我而無益于戰守者其咎不

在民而在內無賢良驥騾皆良馬也駑鈍馬也良人以定其經制也驥之駛速譬敵人攻我

之疾駑馬角逐喻諸國助我之緩農戰無敵農則蓄積多而

此所以不能紹續我之軍氣也農戰無敵之際不能敗國富兵強天下自無敵矣

箋

百人一卒三句古者統兵有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故曰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

將將者三軍之司命鳥擊赴谿以搏擊言則發之如國家安危之所係也鳥擊瓜到即擒來也

以赴鬪言則如赴千仞之谿勢險而機自下也

戰威第四論用戰之威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

或之一字最為國之神策

若神氣一張則不兵而人

之畏矣

通篇歸重

勝上

此言兵之勝者有三事

此言所以奪敵之氣者五事

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圍發機。潰眾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鬪。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眾心

過且勿更疑且勿止况吏

冒民安之事而敢更易乎

此是欲乎時取信于民至

遇變始人心不二

在兵者不用身先必不可

得

也。眾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眾不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眾不二聽。動無疑事。則眾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有孝慈廉耻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耻。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眾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眾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

戰者當率身以勵士而因詳勵士之道

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強。器用不備。

惠王平素志在富國。故此君言特及此。心處是善引君心處

詳言為將之道

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陳欲堅。發欲畢。鬪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賢任賢。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

歷推人事當修

久而不老不弊

註

乘閫

乘人閫堞

發機

發吾機巧

潰衆

潰散敵衆

奪地

據敵土地

畢矣

即四海一

六王畢之畢字有天

將之所以戰者四句

今將之所

將之力哉民為之資也

以氣實則闔也

戰何以走

以氣奪

廟勝

廟筭

受命

立將受命

踰垠

越江河度溝塹

深溝高壘

深溝池

舉陳加刑

修舉行陳

奪者心之機

奪人

五句

者吾

心之機械也

號令者齊一衆心也衆人之心吾不能

審而祭之

而事必數更變事數更變則號令雖出衆

人亦不

信矣

制民之

因民所生二句

必也田里當制因民所生而

顯

飲食之親

飲食謂燕會也

卒伯

百人為卒

不結轍

言務進而

不旋踵

言務勝而

本戰

戰陣之本也

靜能守二

句

故能靜則守固動則

以居攻出五句

夫以居守之

之法則居守欲持重布陳欲堅固發

得福

貴功故人

勞故人益效

攻權第五

論攻取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

力分者弱

心疑者替

夫力弱故

進退不豪

縱敵不擒

將吏士卒動靜

一身心既疑替

心皆之

力弱之

靜皆乃卷成

之末但取

兵以靜勝此

若鏡以辨我
耳若一味猶
預豈靜之謂
乎
異口虛言不
是恐嚇主將
之語所以曰
疾陵

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劔。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鬪。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

逾此句
與師要法無

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刑賞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眾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鬪戰者無勝兵。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雖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兵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鬪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

慮及謀代則
五有萬全之
笑矣

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之日。合鼓合角。節以兵刃。不
求勝而勝也。兵有去備撤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
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
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
已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權敵審將而後舉
兵。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卒
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樓其大城大邑。使之登
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害。據一城邑而
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

以兵速入敵
境而攻之

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津梁
未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谷未張。則雖有城無守
矣。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
五穀未收。財用未歛。則雖有資無資矣。夫城邑空虛。
而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不接
刃而致之。此之謂也。

註

靜勝 兵以安靜
專勝 國以專一
弱 兵之力分者則勢
背 將之心疑者則下
進退不豪 氣不豪舉
計決不動

二句 將計已決而士卒不動不肯用命或動將不心

制四句 為將者不以心制下為卒者不以支節奉信

在期前二句 立信當在期約前分險者三句 守者必

無戰心可知意在守耳單出勇騎與我挑戰者必無

全氣可知不過一將之雄耳激于忿怒與我鬪戰者

必無勝兵可知只挾義而戰八句 伏羲而與人戰者

憑一時死力耳 讓一人若爭私忿一眾怨而戰者但應之于不淨已怒

結之兵雖不得已而起然待之貴後勿為首倡故敵

人必來爭必當有以待之不可坐斃若 兵有勝三句

敵入暫為息必當防備之不可偷安 而取勝者有勇戰于市井而取勝者又一說指市井

兵有謀定于朝廷一決勝于千里者有力戰于原野

可以佐 鬪則得一段 若過鬪而進則得勝彼服而退

軍需言 則失利饒倖免於覆敗此乃不

意彼軍驚與而曲法以勝敵也曲勝非兵家之全勝

雖勝而無權名明主於戰攻之日合聚以鼓角而不

為掩襲且兵刃雖交各有節制 去備徹威 去備以示

則雖不求勝而自然取勝也 去備徹威 疎虞徹威

以示微弱 有法 有器用 器械精 應敵二句 應酬

而取勝者 有法 有器用 器械精 應敵二句 敵入

也周密總率 朝死朝代 即補伍之法隨死 權敵審將

三軍也極至 朝死朝代 隨代不令久虛 權敵審將

又必權敵之虛實審 渠答 木螳螂鐵 要害 利之者曰

將之能否而後舉兵 渠答 木螳螂鐵 要害 要苦之者

曰箋

挑戰鬪戰 以勇將獨出挑我之戰以奇兵輕出與我

勝兵合鼓合角 合鼓者鼓之則進也合角

進之 論守城 守權第六 之權法

敵固守者收
容廩毀廬舍
容氣便百倍
則知國家此
事不可示人
以短

守者必要洋
人况戰者乎
故用不當人
是以卒與敵
也

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
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容廩毀折
而入保令容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
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
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
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
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
人之城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
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之眾其

以誠為城
者人之精誠
也

有必救之軍者守城必援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
必守之城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
盡資血城者期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若
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
人之常情也遂發其容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
其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於前么麼毀瘠
者并於後十萬之兵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
出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
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

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

註

進不郭圍三句

進不據城郭邊圍退不據郵亭

豪傑

雄俊段

能臣利器正欲借之以為犄角之勢者如何

所寄者乃收其害廩毀折其廬舍而入城保守則畏敵之甚也令敵人見之客氣十百而我之主氣不半

敵人來攻必見傷殘之甚矣世之為將者不能知其守法何如耳此言不善守國者其所為有如此費

於民

費其財

城堅而救誠六句

城堅救誠則有可守之機人皆扞蔽其城

而盡其資財血力以守此城而有餘者其年之城言可守之而踰一週也是守之力有餘於攻者救之力

有餘于守者此城堅救不誠段

雖城堅而救不誠無論智者度城必六即

愚蠢之人亦知不保無不守俾堞而涉下者此人之常情也若為之君者能不吝糧食遂發其害廩之所

蓄者以救撫之則民心欲戰君亦不能止矣

并於前勇於後

強居前弱居後并力拒敵

十萬之兵段

彼之重兵頓於城下而我之救兵又至救必能開之其圍可解也守必能出之

其困自蘇也及其出而據要塞則我又得地利矣而為救兵者又陽為陰設但救其後隊被殘之兵而不

絕其糧道是若救又若不救而其實中外相應故為此救而示之以不誠則是顛倒敵人而待之以偽者

也我又故示之以弱後其壯士前其老弱出與敵角彼敵方自以為可無前虞乃其實重兵在後不使之

知斯時守者見敵之中計即欲不出兵亦不得而止矣

箋

害廩

入地曰窖露積曰廩

代經七卷

尉繚子卷九

十六

富酉堂

十二陵第七

言憑陵敵人之事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

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

豫備。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

在於下人。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

祥在於惡聞。已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

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

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

註

為持者有此十二事可以憑陵敵國矣

不變

威在於號令。一。無朝更而夕改。

因時

惠不期多寡。在於當厄。

應事

機不豫。設在於

臨事

治氣

意表

即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外備

守禦貴。堅在於

外多

度數

天有度數。則日月所以無過差。亦必自循其度數。

豫備

凡事。豫則

立有備無患。豫備

則無困窮之事。

畏小

敬慎者或忽微細。能。畏小則慎之至也。

治大

智者

或矜察察。能治

大則智之盡也。敢斷

害之不能除。患於優悠

少斷除害非敢斷能乎。

下人

衆

不可得。患於氣凌人

上得衆非下人可乎。任疑

事後之悔。在於始

初任可疑之人。

屠戮

妖

之作在於多

多私

好惡偏辟。在

於心多邪私。

惡聞已過

事之不祥。在於不樂

聞已

竭民財

不遵法度之事。在於

受間

人之不明。在於受人讒間

輕發

言之不實。在於

離賢

心胸固陋。在於遠離

好利

賢人而無人以開啓。

禍患之來。在於親小人。災害之至。在於親小人而遠君子。無所守。義信者國之守也。國之滅亡。在於國無所守。無號令而若。賞罰者君之號令也。國之危殆。在於號令不一。

武議第八

言用武之議

世傳止戈為武。指武字之。乃由來故也。此乃開口便曰。此兵不攻無過之云。是意不重武也。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女子。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

移人喜此。雖殺勿慮。

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於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應在枹端。柰何無重

博訪賢人以
收武謀實是

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
為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
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夫市也者，百貨
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
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
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起
兵直使甲冑生蟻蟲，必為吾所效用也。鷲鳥逐雀，有
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後有憚也。太公望
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七十餘而主不聽，人

人事之修不
修正在賢士
之進不進上
見考考孤虛
等豈人事乎

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
下定，非武議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
賢士有合，大道可明。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麾左鉞，
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戰，
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
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
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為
難。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

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齧。撲。檄。葢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以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劔。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聖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

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註

由其武議

農賈士夫各安業由一人定議於上止誅暴亂禁不義而不為暴虐也

萬乘

農戰六句

大國務農戰之政次國務救守之具小國務養民之事農戰者天子籍農為兵權本

獨握不必

外索他人威權救守者諸侯共為天子守土有事則相救各國勢本相當不必外索他人救助

事養者大夫之職

以養民為事資本素裕不必外索他人資財

出不足戰六句

若戰守之

用不足者必治市廛之稅

以充之是市租所以供給戰守者也故萬乘無千乘之資助必有百乘之市法

以足殺之貴大二句

殺有罪當上及大人無避權要用也

賤上究

上及下流

下逮

無蒙衝六句

蒙衝戰船也棠木行馬鐵蒺

觀之無金鼓以相聞也若無旗幟以為見也則亦必無金鼓以相聞也若無旗幟以為見也則亦

句市必有主持

市必有主持有貨之官其法賤者市之貴者賣市

市也者四

有所出二句

市雖有出而無官以主之必至物價騰踴而用不足也

夫提天下

三句

夫提携天下之節制而不置主典

生機虱

甲非出生二句

非出生而願入之死而後有所畏憚耳

朝歌

市名盟津地

即孟

飛廉惡來

祥異

孤虛

凶龜兆

凶龜卜吉

星辰風雲

五星十二辰

莫邪

堅可為甲

舍不平四句

乃其所舍之處不平治其隴畝以叢生細木蓋之以蔽

武經七書

尉繚子卷九

二十一

富酉堂

霜露不欲自以乞人之死二句欲求人死戰則不自求其尊大欲竭人之
崇高示人也九則不責人以禮儀示人無已句示人無以已之故三軍成行
八句三軍成列不先營舍營舍必有次第一舍成矣而後成三舍至三舍已成之餘便如决川源井
井有條矣凡有所營用何顏色俱望敵在前因所長而用之敵用白者必其所長在白也吾聖之敵用赤者必其所長在赤也吾
赭之以混其旗物也

將理第九

論為將者聽理刑獄之事然意主寬恤則理中有仁也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答人之背。灼人之脇。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决獄。小圍不下十數。中圍不下百數。大圍不下

聽刑不可用

省發刑汰監
費為是國用
此意大可以
為禹世之徑

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弟兄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

註

理官也六句

理官者。理斷事務之官。為萬物之主宰也。不可偏私於一人。夫將能無偏私。故萬物至而能斷制之。萬物不救囚三句。君子謂我躬至而能命令之物。尤事也。

豈不能救。囚於五步之外。畿要以不私一人。必不救於五步之外。若罪無可入。雖嘗鉤金束矢。射之亦弗追其前事也。關一言。不能通一用一銖。不能用上直赦之而已。言之關竊。用一銖。銖以求免。不能省二句。良善之民。聯於囹圄。獄禁之中。而上人不能審察之。臣以為危殆也。

此篇通論
制極為詳

而意俱是時
刺時事歸重

于君不宛然
引君當道之

至意於

當時臣取不
奉以為君道
不端

前段言官雖
分設而權則

原官第十

原為官之事凡二十有三亦錯舉而言之

官者事之所主。為治之本也。制者職分四民。治之分也。貴爵富祿。必稱尊卑之體也。好善罰惡。正此法會計民之具也。均井田。節賦歛。取與之度也。程工人備器用。匠工之巧也。分地塞要。殄怪禁淫之事也。守法稽斷。臣下之節也。明法稽驗。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輕重。臣主之權也。明賞賚。嚴誅責。止姦之術也。審開塞。守一道。為政之要也。下達上通。至聰之聽也。知國有無之數。用其功也。知彼弱者。強之體也。知彼動者。

所命于君後
設言諸侯之
上尚有天子
未可使謂官
祀文武而亦
妄與征伐以
竊天子之權
也

靜之決也。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俎豆同制。天子之會也。遊說間謀。無自入。正議之術也。諸侯有謹天子之禮。君民繼世。承王之命也。更號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也。官無事治。上無慶賞。民無獄訟。國無商賈。何王之至也。明舉上達。在王之垂聽也。

註

官者段

官乃萬事之所依以為主乃為治之根本也

制者段

官之有制職司農工商賈

之四民而縮治之乃為治之分屬也

貴爵富祿段

貴人以爵富人以祿位必稱其才德之大

小此尊卑之體統然也

好善罰惡段

好人之善罰人之惡罪無定律合正比二法而參用

之乃會計萬民而加以威之具也

均講田段

均平井田而無僭踰省賦歛而無橫征此取

民與民之制度也

程工人段

程量工人之材能備具器用之精巧此匠工之功業也

地段分地以守塞要以防此乃珍怪誕禁淫妖之事也

守法段

守君之法而務稽聽斷者

此臣下之節度也

明法段

明已之法而務稽效驗者此王上之操持也

明察主守之賢否差等百職之更輕此人巨所主之權柄也

明賞賚段

明賞賜賚予嚴誅伐

切責此禁止奸邪之法術也

審開塞段

審開塞之宜守畫一下達之道此為政之要也

段下情上達上情下通此至聰察之聽也

知國段

知十一也知有無之數則必十而用一矣

知彼弱段

自體強故知敵弱

知彼動段

自靜決故知敵動

官分段之

所以分文分武者此乃王者為治之二術不可不兼舉也

俎豆段

俎豆之事同一制度此天子會

同諸侯之遊說段遊說間謀之言無自而入侯段

道然也諸侯守天子禮法以君國子民更號段更易國号易

紹繼世業此乃承順王命者也無事治見其暇也無慶賞

天子明德故禮當官無段言民皆善賞不勝賞也無

聲罪以伐之也獄訟言民不為惡不睜刑獄也無商賈言民皆明舉

務本不遂未也若此者何其王道之極至也

段明舉賢才使之上達

在王人之垂聽也



文化兩寅

